

仙佛奇踪

五中
寂光境
二三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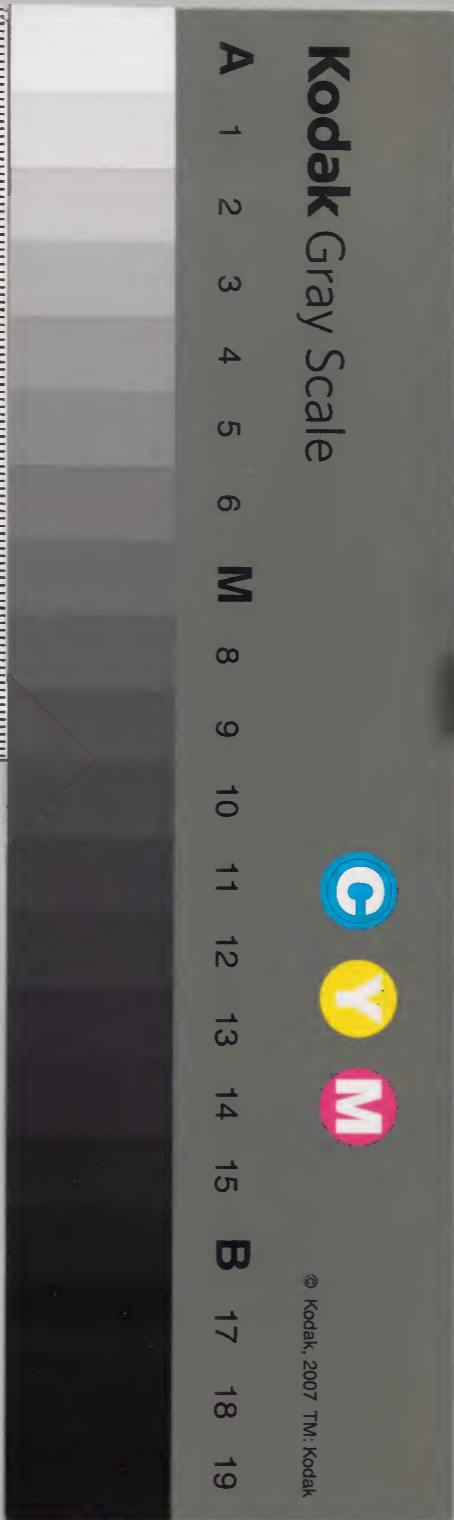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九一七號	八四函	二册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九一七號	二册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917
冊數	2	(1)
函號	309	139	

309-139





佛

法華經

普賢菩薩

菩提達磨尊者

尊者姓刹利帝本名菩提多那後遇般若多羅尊者改號達磨師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缺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遠近學者靡然向風經六十餘載度無量衆時值異見王輕毀三寶師知歎息彼德薄當何救之因命其徒波羅提往彼說法異見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

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波羅提卽說偈云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譚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領悟乃悔前非因問曰仁者智辨當師何人答曰卽大王叔菩提達磨也王聞驚駭遽敕近臣特加迎請師卽隨使而至爲王懺悔前非王因泣謝師訓欽崇三

寶一日師念行化時至乃辭祖塔別王而行王
乃具大舟率臣僚送至海壖師汎重溟凡三週
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也廣州刺史蕭
昂表聞武帝遣使迎請至金陵帝問曰朕造寺
寫經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此人天小果有
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
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
求帝又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

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
契合潛回江北寓止於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
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時有僧神光者
博覽群書善談玄理聞師住止少林乃躬往參
承師終面壁無語一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
遲明積雪過膝師憫而慰問之然終無謗言光
乃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師知是法器
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

佛
卷二
三
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
安師曰將心來安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
汝安心竟師居少林九年欲西返天竺乃命門
人曰時將至矣汝等試各言所得時門人道副
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
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
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
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

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
汝得吾髓乃以如來正法眼囑授慧可示以偈
云吾本來茲土傳教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
自然成說已端居而逝卽後魏孝明帝大和十
九年其徒爲之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二
年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師於葱嶺見手携隻
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雲茫然
別師追孝莊卽位雲具奏其事帝令啟壙視之

惟見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驚異奉詔取遺
履供養於少林寺後爲人竊往五臺華嚴寺今
不知所在矣



慧可大師

師姓姬氏其母一夕感異光照室因而懷妊及生遂名曰光自幼博覽三乘遺書好遊山水受戒於香山寶靜禪師終日宴坐一日忽於寂默中見一神人謂曰將欲證果何滯此耶大道匪遙汝其南矣翊日光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換骨耳師視其頂果如五峰秀出因謂曰神命汝南者其少林達磨大師乎光

遂往少室因而得法受衣講法於少林寺天女爲之散花自是繼闡玄風博求法嗣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來問師曰弟子身纏風恙敢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了不可得師曰與汝懺罪竟僧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爲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佛法無二僧寶亦然居士領悟師遂深器之曰是吾寶也宐名僧璨因以正法授之師付

法已因念達磨舊記當有宿累遂韜光混迹變
易姓名或隱入酒肆或寄寓屠門人問之曰師
是道人何故乃爾師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後
果爲同類誣於莞城邑宰加以非法師遂恬然
不顧時年一百七歲卽隋文帝十三年也



僧璨大師

大師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遂隱於舒州皖公山積十餘載時人無有知者至隋開皇間有沙彌道信者年方十四來禮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既無人縛何更求解脫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師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以法衣且授偈云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

華地盡無生授偈畢復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旋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師爲四衆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而終卽隋煬帝大業二年也



道信大師

大師姓司馬氏生而超異幼慕空宗既嗣祖法
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六十年住破頭山學侶
雲臻一日往甯梅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師異
之問曰子何姓曰姓卽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
姓曰是佛性師曰汝無性耶曰性空故師知是
法器卽詣其父母所乞令出家父母以宿緣故
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師乃以衣法授之後貞

觀中太宗嚮師道味詔付京師上表遜謝前後
三返竟以疾辭上復命使至曰如果不起卽取
首來師乃引頸就刃顏色不變使異之回以狀
聞帝乃賜珍繒以遂其志迄高宗時一日忽謂
門人曰汝等各自護念流化將來言訖端坐而
逝

西

門人曰或善各自請念來計蘇來言請識坐而
開密以烟多餘以烈其志或高宗却一日必請
南來福以民既却以聚色不變對異之同以并
三受其以表請王斯命身至日吹果不味偶以
亦不大家將獨益和請於末也士表誤機而

至代今物聚合自韻
人物衣冠後八良書
道異而味其異姑隨曰人
曰前南人
或自所
即此
中
响
大



弘忍大師

師姓周氏生而岐嶷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
頭山感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來參謁師曰
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來求何事曰求作佛師
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人有南北佛性
豈異師知其異故訶曰入槽廠去能禮足而退
入碓坊服勞八月晝夜不息一日師知付授時
至乃令徒衆各自隨意述偈時有上座神秀者

衆所宗仰乃於廊壁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
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師見偈乃
讚嘆曰依此修行亦得勝果能在碓坊忽聆誦
偈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咸以狂訶
之能曰子不信耶願和一偈同學相視而笑能
至夜秉燭密托一童書一偈於傍云菩提本非
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大師
見偈至夜乃令人潛召慧能入室告曰諸佛出

世爲一大事無上正法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
尊者始來此土吾今傳授於汝汝善護持聽吾
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
性亦無生能跪而受之師曰汝當遠隱俟時行
化所謂授衣之人命如懸絲也能曰當隱何所
師曰逢懷卽止遇會且藏能禮足而出是夜南
邁大衆懸知彼得衣法卽共奔逐師經四載入
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



豐于禪

師不知何許人居天台山國清寺剪髮齊眉衣
一布裘人問佛理止答以隨時二字當誦唱道
歌乘虎入院衆僧驚畏本寺厨中有一苦行曰
寒山拾得二人終日晤語聽者不解時以風狂
目之獨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不磨時如
何燭照師曰冰蠹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
不照燭也請師更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

止明日遂行至昌樂西山石室遇智遠禪師
示叅謁黃梅師竟往焉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
授以衣法令隱於懷至儀鳳元年屆南海遇印
宗禪師講經於法性寺師止廊廡聽受入夜風
颺刹幡二僧對論一云風動一云幡動往復酌
答未曾契理師不覺言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
印宗悚然異之邀師入室執弟子禮乃告四衆
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因請出所傳

伊 卷 七
信衣悉令瞻拜明年二月韶州刺史韋據請於
大梵寺轉妙法輪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於
世後返曹谿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
龍元年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師上表辭謝薛
簡曰弟子回朝主上必問願慈悲指示心要如
何明道師曰道無明暗明暗亦是代謝之義明
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簡曰明喻智慧暗
况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

出離師曰以智慧照煩惱此是二乘小兒羊鹿
等智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
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
性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
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
在中間不在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
遷名之曰道簡豁然大悟歸闕表奏師語加賜
摩納袈裟絹鉢等物師說法利生經四十餘載

伊
卷三
一日謂門人曰吾欲返新州宜速理舟楫大衆
哀請乞師少住師曰諸佛出世猶示涅槃有來
必去理亦自然言訖往新州國恩沐浴踟躕而
化異香襲人白虹属地時先天二年也



法融禪師

師姓韋氏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典曉達真空
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真觀出世
舟航遂投師落髮入牛頭山北岩石室中止焉
時有百鳥啣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星氣
知此山有奇異之人遂往尋訪見師端坐石上
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何爲師曰觀心祖曰觀
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祖亦因止

山後一小庵中朝夕以法要授之後祖復返雙
峰山終老師自此法席日盛徒衆乏糧師親詣
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出
暮還供僧三百一日講般若經於建初寺聽者
雲集山岳爲之震動後終於寺中百鳥哀號不
止寺前四大桐樹仲夏忽爾凋落時顯慶二年
也



古靈神讚禪師

師本姓陳生而狀貌奇偉頂骨山立聲若洪鐘
幼入大中寺聽習律乘嘗念徒自勤苦而未聞
玄秘乃孤錫遠遊行脚四方後遇百丈開悟始
回本寺受業師問曰汝行脚數年得何事業曰
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其師澡浴命師去垢
師乃拊背曰好座佛殿而佛不靈其師回首視
之師曰佛雖不靈却會放光又日其師窻下看

經蠅子投窻鑽紙求出師曰世界如許空濶却
不肯出乃鑽故紙其師置經問曰汝遇何人發
言屢異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
舉報慈德耳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
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
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其師言下感悟師
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聲鐘告衆曰汝等
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師曰汝但靜



聽莫別思惟衆皆側耳師乃儼然順寂

卷三

趙州從諗禪師

師姓郝氏童時卽於本州扈通院從師被剃便
抵池陽叅南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麼處師曰
近離瑞像曰還見立瑞像麼師曰不見立瑞像
只見臥如來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
有主曰主在甚麼處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
珍重南泉器之師復問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
心是道師曰還可趨向否泉曰擬向卽垂師曰

不擬如何知是道泉曰道無知不知知是妄覺
不知是無記若是真悟猶如太虛廓然何得強
名是非師言下開悟乃往嵩岳納戒却返南泉
一日將遊五臺有僧作偈留之云何處青山不
道場何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
觀時非吉祥師云作麼生是正眼僧無對一日
師掃地次有僧問云善知識爲甚麼有塵師曰
塵從外來又僧問云清淨伽藍爲甚麼要掃師

伊
卷二
曰又加一點也院中有石幢子被風吹折僧問
陀羅尼幢子作凡去作佛去師曰也不作凡亦
不作佛僧曰畢竟作甚麼師曰落地去也有僧
問云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曰喫粥了也未僧
云喫粥也師曰洗鉢去僧忽然大悟又僧問云
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掠徇師曰汝只見掠
徇不見石橋僧云如何是石橋師曰過來過來
其僧亦豁然師壽一百二十終於乾寧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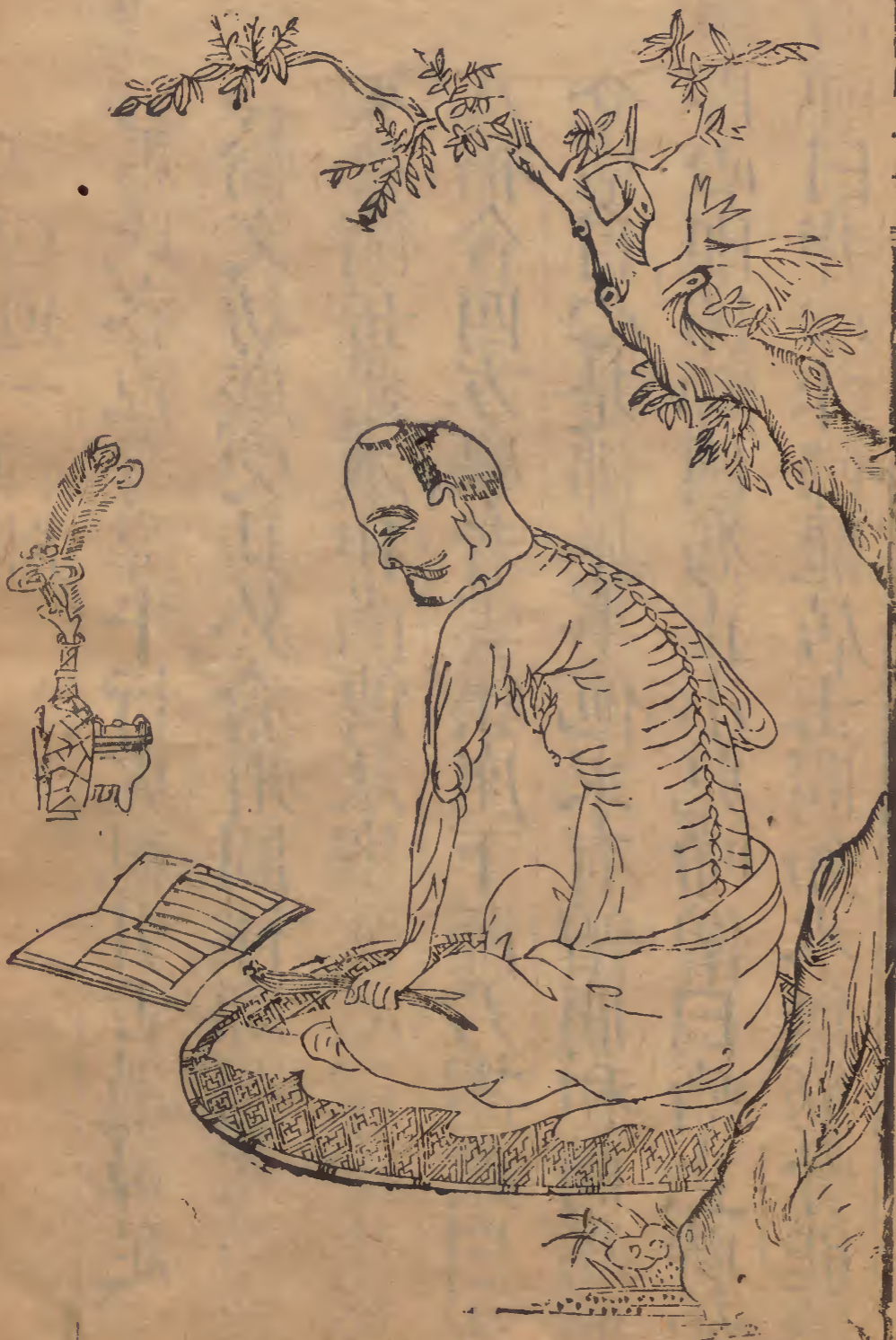
南岳懷讓禪師

師姓杜氏年十五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
出家受具習毘尼藏一日慨然直詣曹谿叅六
祖祖問甚麼處來曰高山來祖曰將甚麼物來
曰說是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
卽不無汚染卽不得祖曰卽此不汚染諸佛所
護念汝能如是吾亦如是師豁然契會執侍一
十五載開元中往衡岳般若寺居焉有沙門道

一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往問曰大德坐禪圖
箇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磚磨於庵前石
上一曰磨磚作甚師曰作鏡一曰磨磚豈得成
鏡師曰磨磚旣不成鏡坐禪安能成佛耶一曰
如何卽是師曰如牛駕車車不行打車卽是打
牛卽是一因禮拜請問曰如何用心卽合無相
三昧師示一偈云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
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師有入室弟子六人一

一印可之天寶三年圓寂於衡岳

三和禪示一公云心取合前蘇武對漢使曰
牛酒多一因斷我常問曰收何用必得合無
收何物其謂曰收何物乎車卒不行其車則身
宛而曰我與汝不為歲坐斷安非汝與我
工一曰我與物不為觀曰年益一日我與物
實者則一日固非無則亦非一物與我
一卦科或謂其曰坐斷則三障除矣



江西道一禪師

師姓馬氏容貌奇偉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
有二輪文幼歲受具於渝州圓律師開元中習
禪定於衡岳遇讓和尚傳法密受心印講法於
開元精舍四方學者雲集座下師乃謂衆曰汝
等各信自心是佛無事他求有僧問和尚爲何
說卽心卽佛師曰爲止小兒啼僧曰啼止時如
何師曰非心非佛龐居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

甚解舟此理何如師曰我這裏無水亦無舟說
甚麼筋骨洪州廉使問曰弟子喫酒肉卽是不
喫卽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
入室弟子凡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傳
化無窮貞元四年登建昌石門山見洞壑平坦
忽謂侍者曰吾得歸所矣言訖而回卽伽趺入
滅



十一

伊

三

十

石鞏惠藏禪師

師生而膂力過人以弋獵爲事一日逐群鹿過馬祖庵前祖因逆之藏問祖見鹿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我却一箭射一群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群祖曰汝旣知此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卽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藏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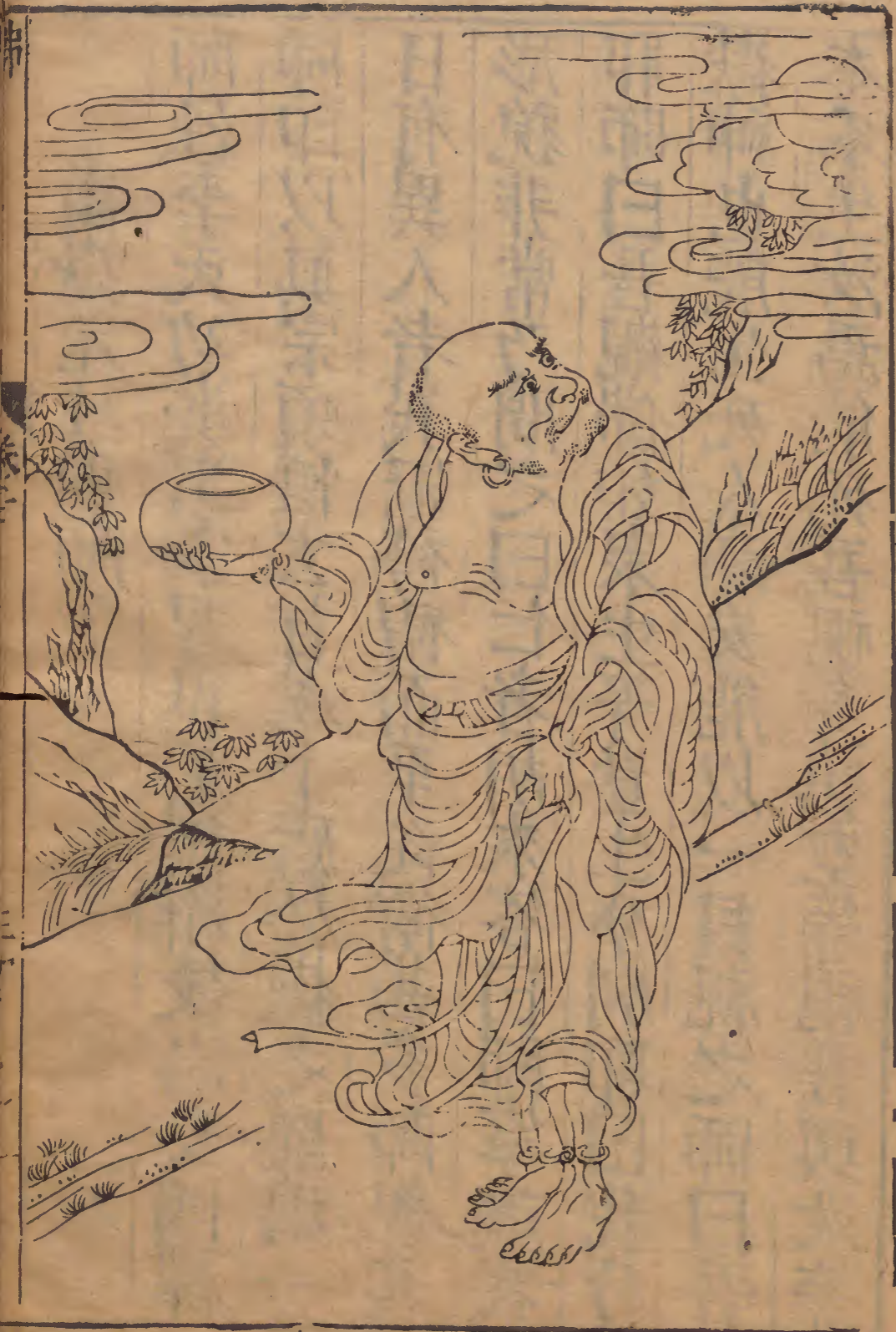
毀棄弓箭自以刀截髮投祖出家一日作務回祖曰作什麼來曰牧牛來祖曰作麼生牧曰一迴入草去便把鼻拽來祖曰子真牧牛者後遊洛陽回至唐州見一山殊勝詢及土人乃云此紫玉山也師因陟其巔見一方石瑩然紫色嘆曰真紫玉也遂緝茅構舍而棲焉



卷三

智威禪師

師姓華氏身長七尺六寸智勇過人爲隋中郎
將唐武德中乃乞身出家入舒州鰲公山從寶
月禪師爲弟子一日宴坐谷中忽山水瀑漲師
怡然不動山水自退師平生惟用一衲一錫終
老不易有供僧穀二廩盜者窺伺虎爲守之時
縣令張遜詣山謁師問師曰徒從幾何師曰二
三人遜曰何在師以拂子擊禪牀三聲二虎咆
哮而出遜作驚怖狀師遂指之使去又有昔同
從軍一人聞師隱遁乃共入山訪之旣見因謂
曰卽將狂耶師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
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歿何由自出二人感嘆
而去儀鳳二年遷住石頭城示滅顏色不變屈
伸如生室有異香經旬不散



佛
卷三
高嶽元珪禪師

師姓李氏幼歲出家習毘尼無懈後謁安國禪師印以真宗頓悟玄旨遂卜廬於嶽之龐塢一日有異人者峩冠袴褶而至從衛甚多師覩其形貌非常乃問之曰仁者胡來答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如衆生等豈生分別耶曰我乃嶽神也能生死人師安能以一目視之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神大感悟乃曰今欲効我所能奉報慈德不知師果何欲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更欲何事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佛耶師不得已而言曰北岫多樹然非屏擁汝能移植東嶺乎神曰敬聞命矣卽作禮騰空而去入夜果暴風吼雷奔雲震電山嶽搖動及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植東嶺矣師謂衆曰吾沒後無令外知使人謂我爲妖以開元四年

示滅若委蛇焉



佛
卷二
香巖智閑禪師

師自幼厭俗慕道喜誦諸經依偽山禪會祐和尚知是法器乃激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卷冊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師情然無對沉吟久之進數語祐皆不許師曰請和尚爲說祐曰吾說得是吾之見解於汝何益師歸堂徧檢所集諸經無一語可將酌對乃自嘆曰盡餅不可充饑於是盡焚之曰

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遂斷偽山而去抵南陽見忠國師遺跡遂憇止焉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然失笑忽爾省悟遂歸沐浴焚香遙禮偽山贊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却安有今日乃述一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處處無踪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一日謂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蹈手無所

攀凡示學徒語多簡直有頌二百餘篇隨緣對
機不拘聲律諸方盛行



別

卷三

十

佛
卷二
二
山
仰山慧寂禪師

師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師斷一指
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荅劬勞遂依南華寺
通禪師落髮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叅偽
山漸入堂奧嘗見桃花有會一日述偈云三十
年來尋劍客幾逢落葉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花
後直至如今永不疑祐師覽畢詰其所悟與之
符契乃謂曰從緣悟道善自護持一日隨偽山

開田師問曰這頭恁的低那頭恁的高祐曰水
能平物但以水平師曰水亦無憑但高處高平
低處低平耳祐然之師問香巖弟近日見處何
如曰某甲卒說不得乃呈偈云去年貧未是貧
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錫之地今年錫也無
師曰汝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師盤桓偽山前
後十五載凡有語句學徒無不嘆服後遷止仰
山徒衆益盛接機利物爲禪宗標準年七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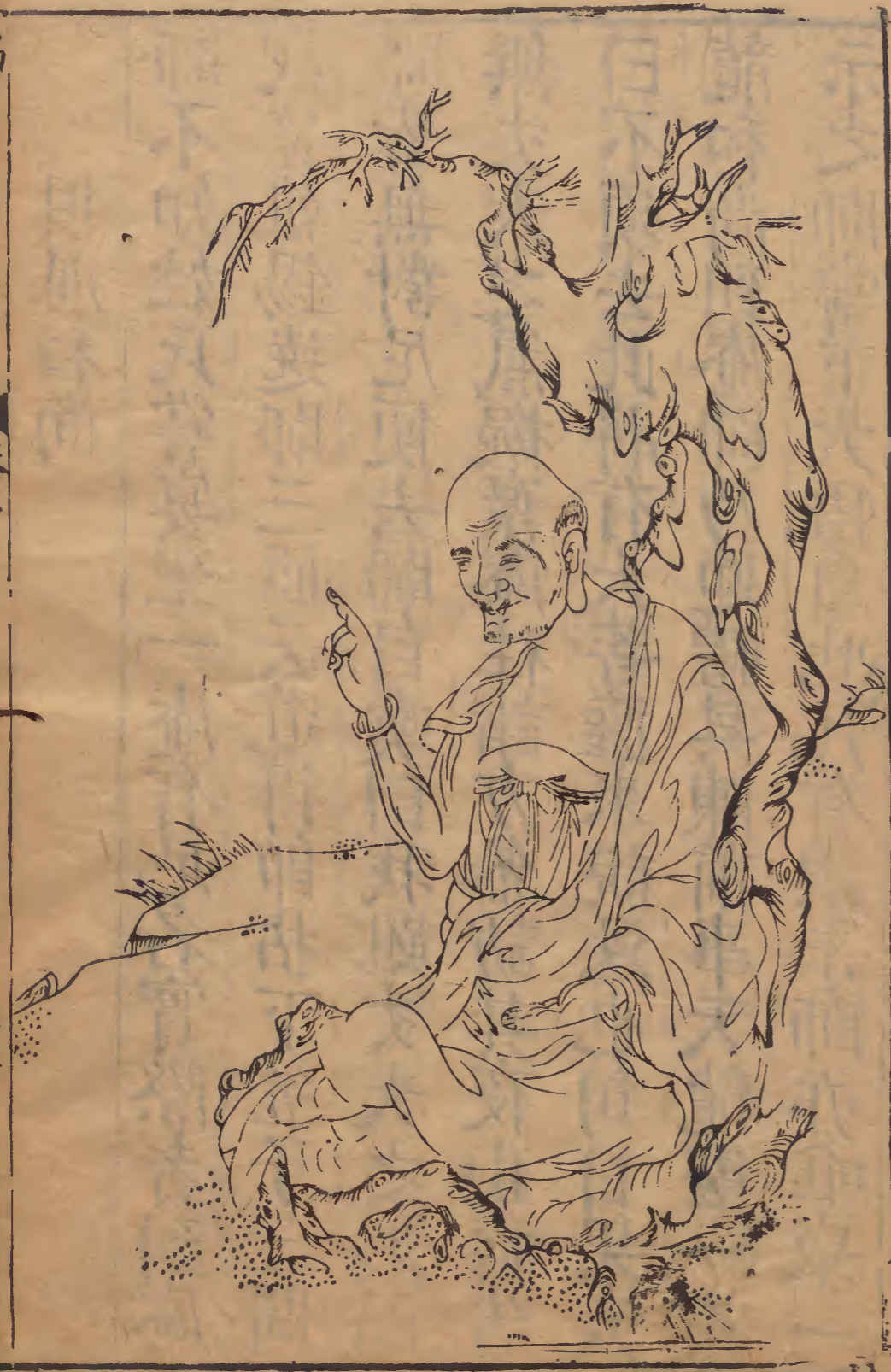
抱膝而逝於韶州東平山臨終有偈云我年七
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沉兩手抱雙膝



丹霞天然禪師

師不知何許人初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宿逆旅間遇一禪客問云仁者何往曰選官去客云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客云今江西馬大師是選佛場也師因直抵江西謁馬師師顧視良久云南岳石頭是汝師也師遽遊南岳以前意投之石頭石頭云着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役三年忽一日石頭示衆云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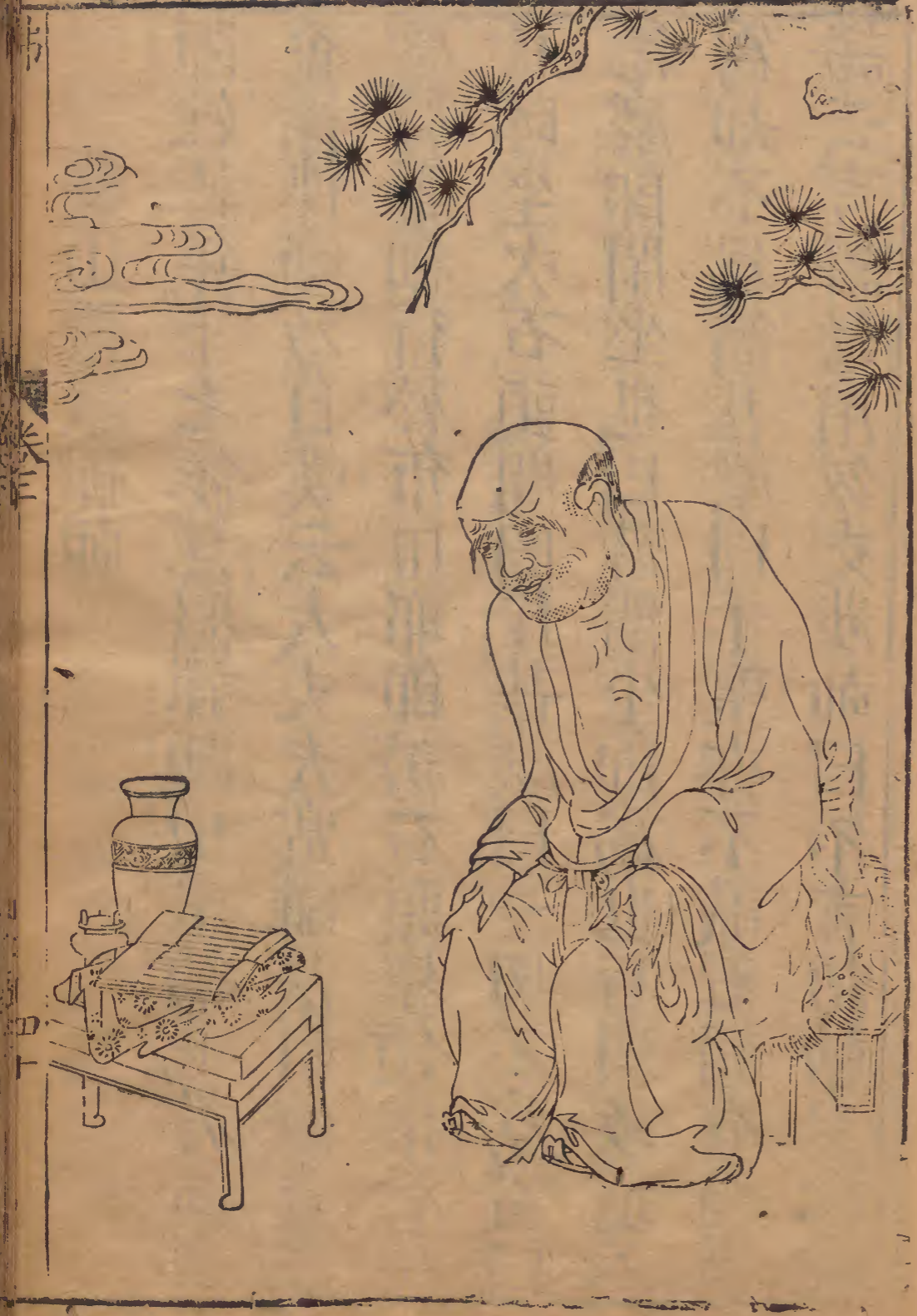
日剗佛殿前草次日大衆各備鋏鏝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淨頭於和尚前胡跪石頭見而笑之便與落髮又爲授戒師乃掩耳而出復往江西再謁馬師馬師因爲更名曰天然乃杖錫觀方時至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焚之人或謂師師曰吾燒取舍利以長慶四年告門人云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授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characters ar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俱胝和尚

師不知姓氏嘗宴坐一庵有尼名實際者到庵
戴笠執錫遶師三匝云道得卽拈下笠子三問
師皆無對尼便去師自嘆曰我雖丈夫之形而
無丈夫之氣擬棄庵往諸方叅訪其夜山所告
曰不須去此將有大菩薩來說法也旬日果天
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
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舉示師亦唯舉一
指別無提唱有一童子於外或人問曰和尚說
何法要童子亦豎起指頭歸而舉似於師師以
刀割斷其指童子叫號出走師召一聲童子迴
首師復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一日謂衆曰
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characters ar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藥山惟儼禪師

師姓韓年十七依慧照禪師出家納戒於衡岳
希操律師乃自嘆云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豈能
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卽謁石頭密領宗旨一
日師坐次石頭問曰作甚麼曰一切不爲石曰
恁麼卽閑坐也曰若閑坐卽爲也石曰汝道不
爲却不爲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石頭有時舉
語云言語動用勿交涉師曰不言語動用亦勿

交涉石曰這裏針劄不入師曰這裏石上栽
石頭然之朗州刺史李翱向師玄化乃躬入山
謁之師執經不顧翱性徧急乃言曰見面不如
聞名師呼太守翱應諾師曰何得貴耳賤目翱
因拱手謝之問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云
會麼翱云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翱乃欣愜
作禮呈一偈云煉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
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翱又

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
翺莫測玄旨師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
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
爲滲漏師一夜登山徑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
聲響聞九十許里居民迭相訝問不知何聲李
翱贈詩云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
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笑一聲大和八年師忽叫云
法堂倒矣僧衆各持柱撐之師乃寂然順世



龍潭崇信禪師

師未詳姓氏本渚宮賣餅家子也時道悟和尚居天皇寺人無識者師家居寺側常日以十餅饋之悟受之每食必留一餅云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云餅是我的何復遺我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曰是汝持來還汝持去又何疑焉師聞言頓悟遂受戒出家悟因賜名崇信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悟云自

汝到來吾何者不指示心要汝擎茶吾爲汝接汝行食吾爲汝受汝合掌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師當下領會乃復問如何保任悟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師後詣龍潭棲止德山來謁師曰久慕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亦不現師曰子親見龍潭矣德山卽休師後佛教廣宣徒學日衆壽八十有六而化



破竈墮和尚

師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
靈中唯一竈遠通祭祀烹殺甚多師一日領侍
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
成聖從何起靈從何來恁麼烹殺物命言訖又
擊三下竈乃傾墮故遂稱破竈墮和尚須臾有
一人戴冠大帶忽然投拜師前師曰伊是何人
曰我是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得

脫此處生在天中故特來謝師曰是汝本性何
謝之有神再作禮而沒侍衆問曰某等久侍左
右未蒙明訓竈得何旨便爾生天師曰我只道
本是泥瓦合成別也無甚道理侍衆不會師曰
本有之性爲甚不會侍衆遂禮拜師曰破也破
也墮也墮也又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稔
鎗帶甲又問如何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僧
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

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良久又曰會麼曰會師
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
雲俱無起滅處其僧從言下大悟一日持鏡自
照頌曰鏡凹令人瘦鏡凸令人肥不如打破鏡
還我舊面皮後竟不知所終



雲岩曇晟禪師

師姓王少出家初參百丈慧海禪師未悟玄旨
後詣藥山會下乃始契悟大法一日藥山問云
聞汝解弄獅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
弄得六出藥云我亦解弄師曰和尚弄得幾出
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卽六六卽一後到僞山
僞山問曰聞長老在藥山會弄獅子是否師曰
是曰長弄麼還有置時麼師曰要弄卽弄要置
卽置曰置時獅子在什麼處師曰置也置也有
僧來謁師問從甚處來僧云石上語話來師云
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師曰未問時却點頭唐
會昌元年師示寂壽六十茶毗得舍利一百餘
粒瘞於石墳內



Vertical columns of faint Japanes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chapter title.

洞山良价禪師

師姓俞幼歲從師因念般若以無根塵義問其師師駭異命往嵩山落髮受戒初叅偽山後又訪道雲岩雲岩留止焉師問曰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岩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岩曰我若聞汝卽不得聞吾說也師曰若恁麼良价不聞和尚說法也岩曰我說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也師因呈一偈云也大奇也大

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將耳聽聲不現眼裏聲始得知師又問曰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岩曰但向伊道卽這個便是師猶涉疑似後因對水見身影而大悟前旨乃作偈云功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師後在新豐山接引學徒甚衆咸通十三年師將示滅乃謂衆曰吾閑名

益州無住禪師

師得法於無相大師居南陽曰崖山專務宴寂
聖誨雖廣而唯以無念爲宗唐相國杜鴻漸聞
師名思一瞻禮乃遣使敬請師至公問曰弟子
聞師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曰然公
曰此三句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
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
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女者是也公



伏牛山自在禪師

師姓李形貌短小智慧越人初依徑山國一禪師受具後叅大寂發明心地因爲大寂送書與忠國師國師問曰馬大師以何示衆師對曰卽心卽佛國師曰此外更有何言師對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卽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一曲似禾鎌師後隱居伏牛山

日謂衆曰卽心卽佛是無病求病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曰如何是脫洒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又嘗自吟一絕云宇內爲閑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咲我有處自騰騰



卷三

佛
卷三
九
大珠慧海禪師

師姓朱依越州道智和尚受業初參馬祖祖問
曰從何處來曰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何事曰
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我這
裡一物也無求甚佛法師遂禮拜問曰阿那箇
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卽今問者是汝寶藏一
切具足何假向外馳求師於言下大悟承事六
載後以受業師老還歸奉養乃晦跡韜光外

癡訥一日有法師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
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曰如何是佛師曰清
潭對面非佛而誰又僧問和尚如何用功師曰
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曰一切人總如是用功否
師曰不同曰爲甚不同師曰他喫時不肯喫百
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較量所以不同僧杜
口無語師時閑居補衲忽僧謂曰將敗壞補敗
壞師曰何不道卽敗壞非敗壞其僧作禮而去

紫玉山道通禪師

師姓何本廬江人幼隨父守官泉州一日誦楞伽經有悟遂落髮出家唐天寶初馬祖闡化建陽師往隨之一日馬祖將歸寂謂師曰紫玉潤麗增汝道業汝可居之師初不悟後偕自在禪師同遊洛陽回至唐州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峻聳山麓水濱有石瑩然因詢鄉人云是紫玉山遂笑曰此吾師所云紫玉也因緝茅而居焉

嘗坐石上吟曰閒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亦
有塵時于頓相公往謁之問如何是黑風吹舡
舡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頓小子問此何爲公
勃然怒形於色師徐謂發此嗔恚心便是黑風
吹舡舡飄墮入鬼國矣公始怡然作禮悔謝元
和八年師無疾而終壽八十有四



佛
卷三
慧能大師

師姓盧其先范陽人家甚貧窶師樵采自給一日負薪入市中間客讀金剛經遂悚然感悟矢志尋師至韶州遇女尼無盡藏者誦涅槃經師暫聽之卽爲解說其義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尚不識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大異之遍告居人競來瞻禮一日師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什麼寒拾俱禮拜師尋入五臺山巡禮路逢一老翁師問莫是文殊否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至五臺經數年後回天台山示滅



十五

卷三

十四

寒山子

師本無氏族嘗居始豐縣寒巖中遂名寒山子
容貌枯悴布襦零落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時
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食菜滓食之或時
徐行廊下或時叫噪望空慢罵寺僧以杖逼逐
附掌大笑而去一日豐于謂之曰汝與我遊五
臺卽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
豐于曰不是我同流寒山因問曰汝去作甚麼

豐于曰我去禮文殊曰汝却不是我同流初問
丘公出牧丹丘來謁豐于乞示安危之兆豐于
曰到任記謁文殊普賢曰此二菩薩何在師曰
國清寺執爨者六山拾得是也問丘拜辭乃行
尋至山寺訪之見二人圍爐語笑問丘不覺致
拜二人連聲咄叱復執問丘手笑而言曰豐于
饒舌遂相携出松門更不復入寺問丘又至寒
巖禮謁二人高聲喝之曰賊便縮身入巖石縫

中唯曰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杳
無踪跡間丘袞慕不已令其徒道翹檢其遺物
唯有木葉書詞數十首而已



拾得子

師不知名氏因豐于經行山中聞兒啼聲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遂名拾得携至國清寺付與座僧令知食堂香燈忽一日輒登座與佛對盤而食典座僧忿然罷其堂任令厨内滌器洗濯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必負之而去一日掃地寺主問曰汝名捨得畢竟姓箇甚麼住在何處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寺主罔測寒山槌胸云蒼天蒼天捨得却問汝作什麼曰豈不見賣家人歿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大笑而出一日因厨下食爲鳥所食捨得以杖杖護伽藍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是夕神見夢合寺僧曰拾得打我詰旦衆僧說夢符同一寺駭異牒申州縣云菩薩應身宜用旌之時號拾得爲賢士後遂隱名而逝

佛
 其非曾回轉脚曰
 一丈兩八寸亦與
 人入而與相
 不謂其
 風可
 現人
 三



佛
布袋和尚

師未詳氏族形裁臞腹感額瞠腹出語無定寢
臥隨處常以杖荷一布袋凡供身之具盡貯袋
中時號長汀子布袋師也嘗臥雪中雪不沾衣
示人吉凶應期無忒天將雨卽着濕草屨遇亢
陽卽曳木屐居民以此驗知有一僧過師前師
拊其背僧回顧師曰乞我一文僧曰道得卽與
一文師乃放下布袋叉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又問莫更有
向上事否師乃負之而去嘗有偈云一鉢千家
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
明三年三月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
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
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逝

八日不始... 山曰... 所... 对... 而... 可...



佛
鳥窠禪師

師姓潘母朱氏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焉九歲出家二十受戒於荊州果願寺一日遊至孤山來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爲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韜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松蘿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鳥窠禪師元和中白居易出守茲郡

入山禮謁乃問曰禪師住處甚險師曰太守住處尤險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煎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子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子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白遂作禮師于長慶四年忽告衆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壽八十有四



三十一

三十一

伊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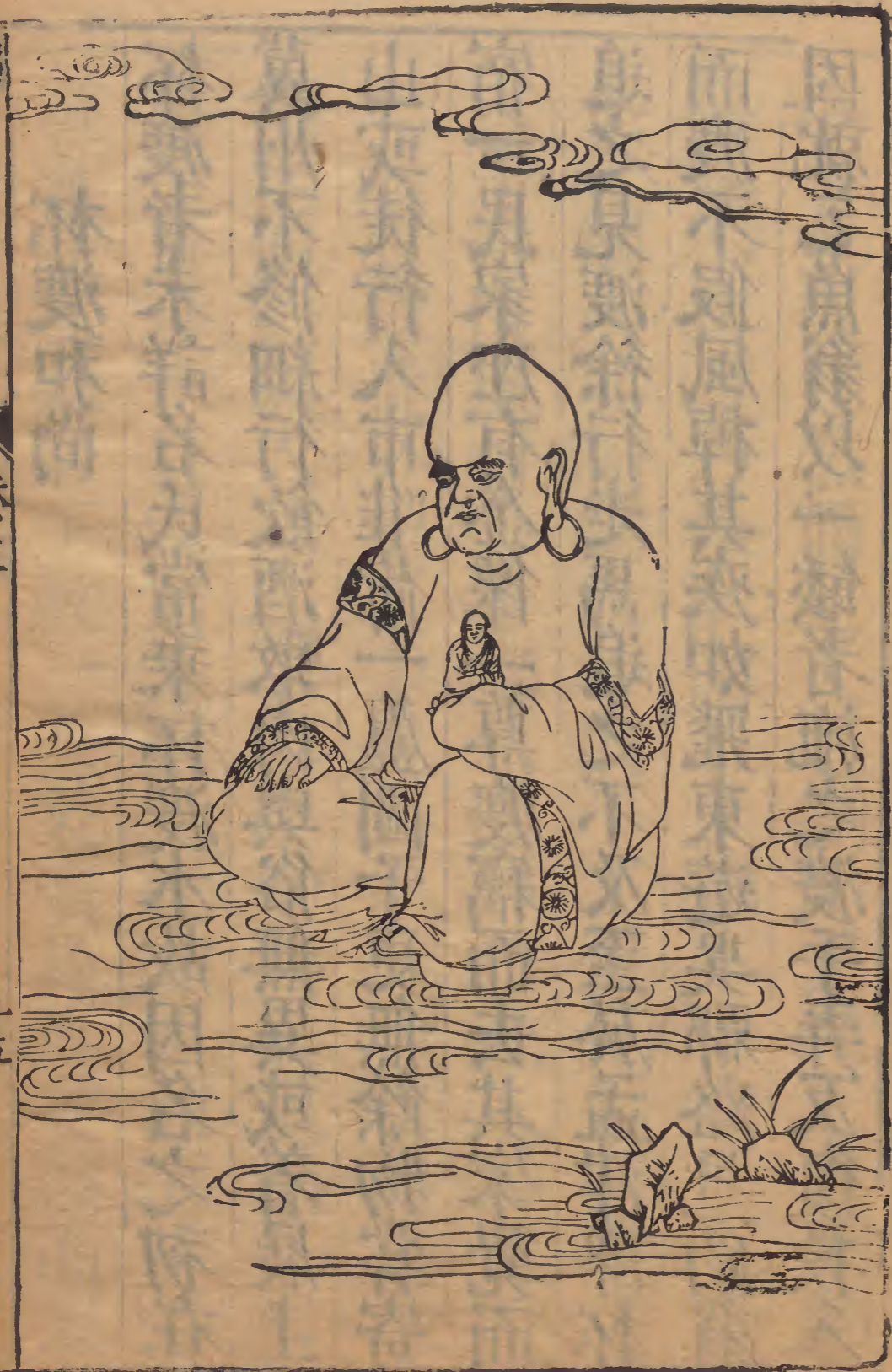
伊賀守御成仁公十四回

誌公和尚

師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寺修習禪定居止無常飲食不定髮長數寸徒跣執錫杖頭撮剪及銅鑑或掛帛數尺旬日不食亦無飢容時或歌吟詞如或記士庶皆敬事之建元中武帝謂師惑衆收建康獄中人或見其在市及檢獄如故及梁帝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叙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害豈以俗士

常情空相拘制自今不得復禁一日問師曰弟子煩惑何以治之師曰十二識者以為十二因緣治惑藥也時舒州瀟山景色最稱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天監六年二人俱白高帝帝以二人皆具靈通命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錫卓處為記已而鶴先飛至將止於麓忽聞空中錫聲驚止他所而錫遂卓於山麓二

人乃各以所識築室焉後至十三年冬忽密謂
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端坐而化遍體香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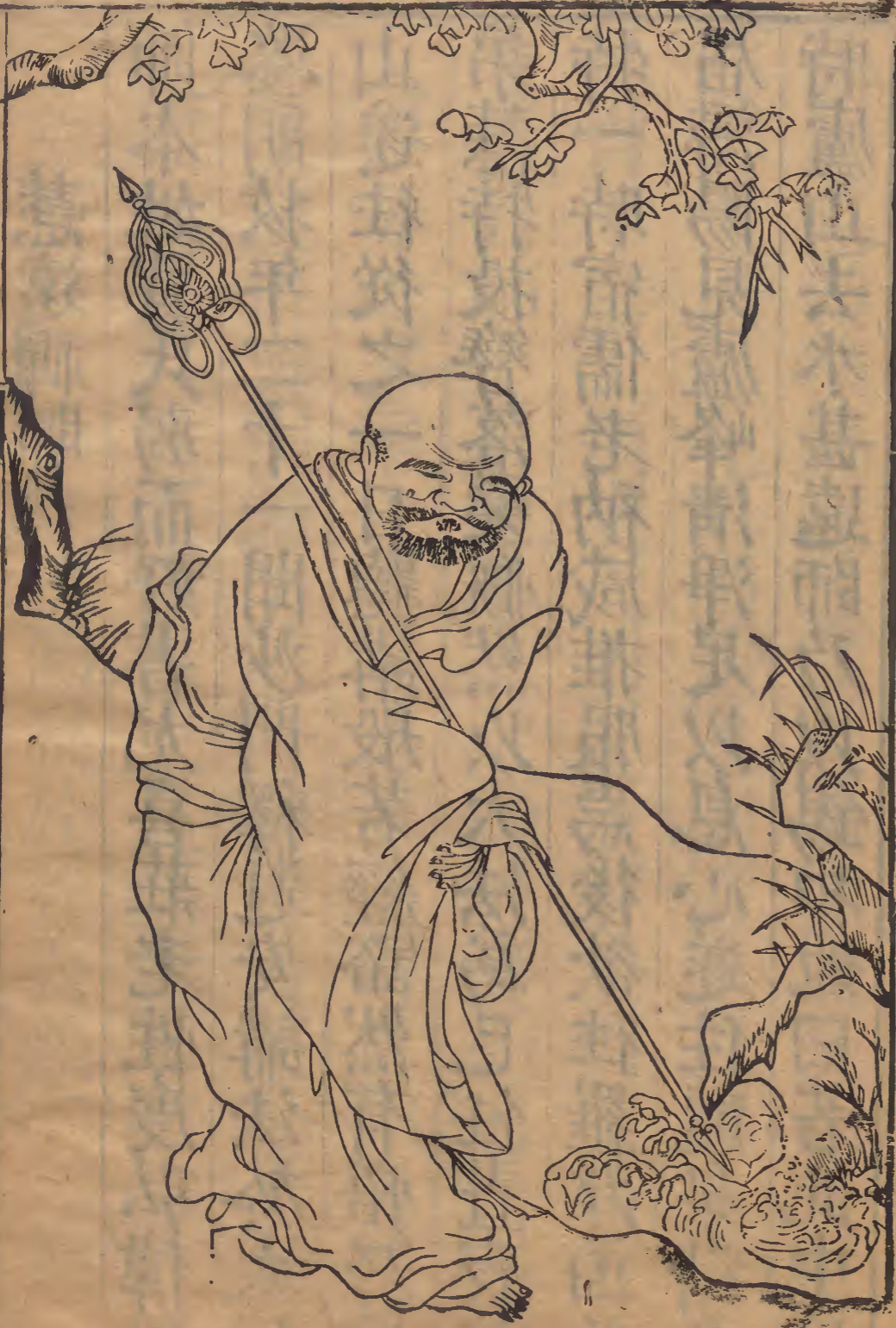


杯渡和尚

杯渡者未詳名氏常乘杯渡水故因名之初在冀州不修細行飲酒噉肉與俗無異或着屐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子更無餘物嘗寄宿一民家座有金像一尊渡竊而去其家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追之不及至於孟津浮杯而渡不假風棹其疾如飛東遊吳郡路見釣翁因就乞魚翁以一餽者施之渡手弄反復投入

水中魚復悠然而逝又遇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詈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入其網網既碎敗牛不復見渡亦隱去後至廣陵遇村舍李家入關齋乃直入齋堂而坐以蘆圖置於中庭李視其中唯一敗衲及一木柄而已數人舉之不勝李知其異敬請在家眷侍百日一日或出至暝不返合境聞有異香忽見渡在北岩下敷一敗袈裟於地晏然而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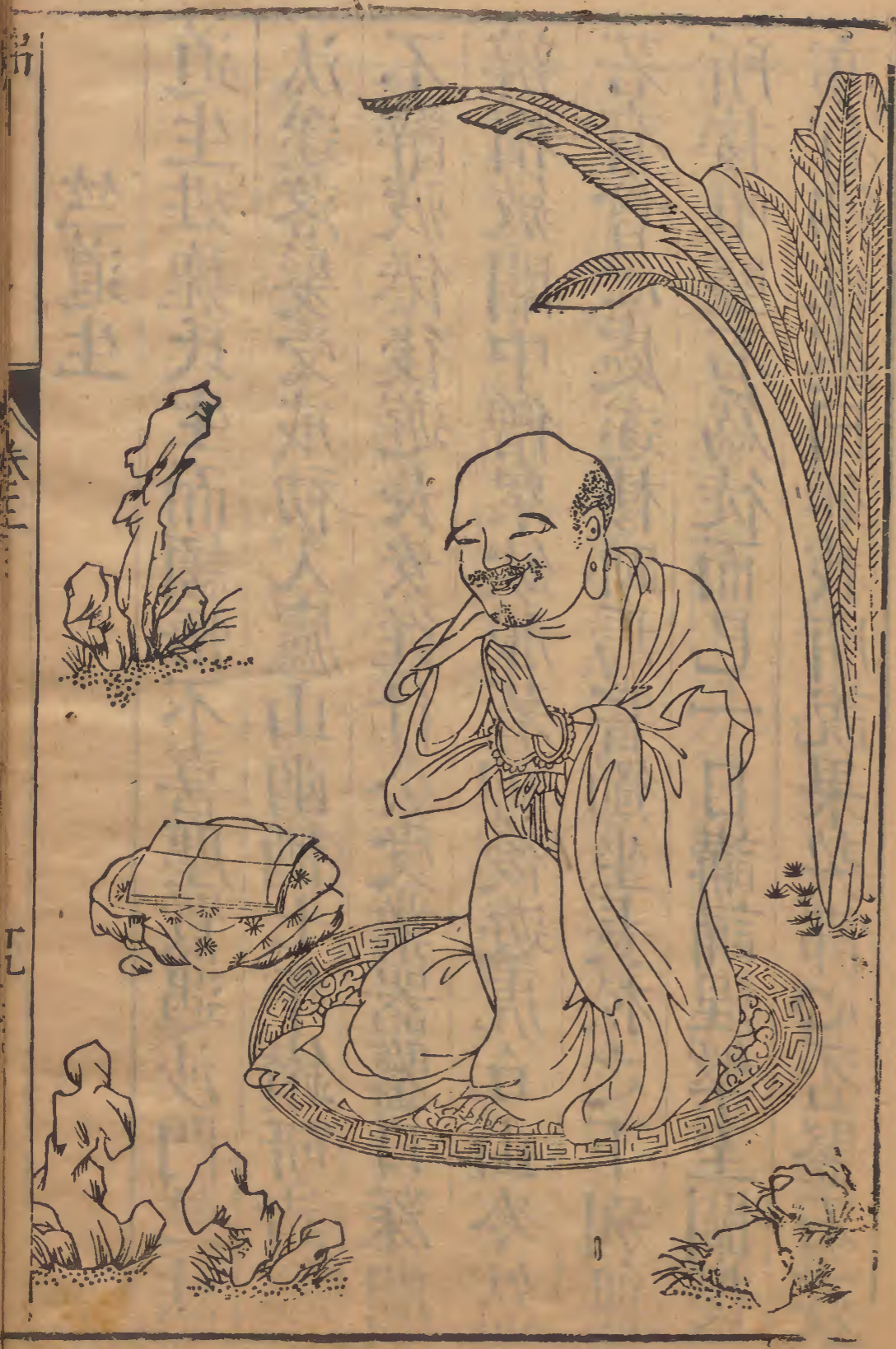
前後皆生蓮華鮮香逼人一夕而萎李因殯之
數日後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圖行向彭城
乃啟棺檢僅存鞞履而已



慧遠禪師

師本姓賈氏弱而好書尤喜莊老性度弘偉風
鑒朗拔年二十一聞沙門釋道安講法於太恒
山遂往從之一日聽講般若經豁然有悟乃與
弟慧特投簪落髮慨然以大法爲己任晝夜行
特一時宿儒老衲咸推服焉後欲往羅浮山及
屆潯陽見廬峰清淨足以息心遂住龍泉精舍
時廬山去水甚遠師乃以錫扣地曰若此中果

得栖息當使稿地泉湧言畢清流突出倏忽感
溪其後潯陽亢旱師詣池側讀龍王經忽有巨
蛇自下騰上須臾大雨遂以有年因號爲龍泉
寺焉自師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
入俗每送客率以虎溪爲界過則虎輒鳴號故
名虎溪後與陶淵明陸修靜語道契合不覺過
之因大發笑世遂傳爲虎溪三笑遠邇僧衆無
不欽服年八十有三圓寂於晉義熙十二年



行

無量土

卷

七

竺道生

道生姓魏氏生而穎悟不喜塵囂遇沙門竺法汰遂落髮受戒初入廬山幽栖七年鑽研諸經不辭疲倦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器鑒日深問辨精敏關中僧衆欽服若神後遊虎丘山冷然若有會心處遂棲跡焉嘗獨坐長松之下別無所接唯豎石爲徒而已一日講誦涅槃至闡提亦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果契佛心否豎石亦

首肯之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忽見一龍飛躍昇天光影西壁遂改寺名曰龍光時人嘆曰龍旣去生必行矣數日生果復還廬山留一遺影落於虎丘巖岫間時往來僧衆無不瞻禮宋元嘉十一年升廬山法座宣講涅槃將畢忽見塵尾紛然墜地正容端坐宴然而寂



Faint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characters ar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texture of the paper.

佛圖澄

師本姓白氏爲人弘雅有識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其左脅乳旁有一孔約大四寸通徹腹內時以絮塞之夜欲讀書輒拔出其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滌之已而復納於中以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持經呪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胭脂塗掌里外事皆徹現掌中如對面焉又聽鈴音以

言吉凶無不符驗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事殺戮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策杖詣軍門謁大將黑略略素崇奉佛法遂以澄薦勒勒召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思勒不達深理止可術動因取盆水燒香呪之頃刻青蓮鬱起光色動人勒由此信伏澄因遇事進諫凡應被殘殺蒙其利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之胡皆願奉佛建平四年四月一日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

澄謂衆曰鈴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歿太子弘襲位少時石虎廢弘自立亦傾心事澄留奉鄴城寺中一日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忽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被劫垂死因燒香呪願遙護救之旣而市香者還云某月某日爲賊所劫將見誅殺忽聞香氣自空而下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澄嘗與虎共坐中堂澄忽驚曰幽州當有火災隨取酒洒之且笑曰火已解矣虎遣驗幽州云邇日火從四起西南忽有黑雲飛來驟雨滅之雨中皆有酒氣虎因事澄若神至虎建武十四年忽謂弟子法祚曰戊申禍亂將萌巳酉石氏當滅吾及未亂當先化矣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春秋一百一十有七時晉穆帝永和四年也



Handwritten text on a scroll held by the man,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三十一' and '三十二'.

三十一

Multiple columns of vertical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characters are faint and difficult to read.

伊

卷三

世三

普化和尚

師不知何許人氏佯狂無度手持一鐸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普化和尚嘗振鐸云明頭來也打暗頭來也打一曰臨濟令僧捉住云不明不暗時如何師曰來日大悲院有齋或暮入臨濟院手持生菜啖之臨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數聲臨濟乃休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在僧堂閑云普化每日在街市中擊

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言未了師適入來濟便問之師云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以手指之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濟云這賊師云賊賊便出去又嘗於闌闌間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問曰汝擬向什麼處去師曰汝從什麼處來道吾無語師掣手便去咸通間師將示滅乃振鐸入市謂衆曰乞一箇直裰或與披襖或與

布裘並不受後臨濟令人以一棺送之師笑曰
臨濟小兒饒舌遂受之明日自擊棺出城北門
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往揭棺視之不見唯聞
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降魔禪師

師不知姓氏初在歸宗會下一夜巡堂大叫云
我大悟我大悟衆駭之明日歸宗問曰汝見甚
麼道理敢言大悟試舉似我師對曰師姑天然
是女人作歸宗默然師便辭去歸宗拈一笠子
送之師接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迴顧直詣五
臺山見文殊普賢皆叱之曰是何精魅手持一
木劍自號降魔禪師見有僧來禮拜便云魔來
也魔來也卽以劍亂揮云那個魔魅教汝出家
那個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劔下死道不得也
劔下死速道速道僧皆無對如是十二年後置
劍無言有僧問云今却爲甚不降魔師曰賊不
打貧兒家臨終有偈云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
辰出頭天外望誰是我般人



道吾和尚

師氣度風洒脫盡塵凡嘗頂一蓮花笠子披襪
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嘗自云打動關南
鼓唱起德山歌先叅道常禪師印其所解後遊
德山門下法味益精或時執一竹如意橫在肩
上作舞僧問手中如意從甚處得來師擲於地
僧因拾起復置師手中師曰從甚處得來僧無
對師自拈起復橫肩上作舞而去



法明和尚

師不知何許人落魄嗜酒律狂不羈終日大醉
善唱柳詞人以醉和尚稱之師曰我醉且醒君
醉奈何混俗和光然實不染一塵一日居靈隱
寺中忽謂衆曰吾當行矣乃述一偈云平生醉
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朝酒醒歸何處楊柳
岸曉風殘月



船子和尚

師名德鉞在藥山會下受戒習法嘗於吳江上
泛一小舟借釣適情浪跡烟水去留無定嘗作
偈云千尺絲編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
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又云三十年來
海上遊水清魚現不吞鈎釣竿斫盡重栽竹不
計功程便得休後棄舟而逝不知所終

